



WANG GUO WEI

*Biography of Wangguowei*

# 王国维 传

陈鸿祥 著

# *Biography of Wangguowei*



WANG GUO WEI

# 王国维传

陈鸿祥 著

钱峰 整理  
陈君霜

**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**

王国维传 / 陈鸿祥著. —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2010.1

(大家传记)

ISBN 978-7-5399-3302-3

I . 王… II . 陈… III . 王国维 (1877~1927) — 传记 IV .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2303 号

**书 名** 王国维传

**著 者** 陈鸿祥

**责任编辑** 王宏波

**责任校对** 张松寿

**责任监制** 卞宁坚 江伟明

**出版发行**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**集团网址**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**照 排**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**印 刷**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
**经 销**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**开 本** 718×1000 毫米 1/16

**字 数** 290 千

**印 张** 19.25

**版 次** 2010 年 1 月第 1 版,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**标准书号** ISBN 978-7-5399-3302-3

**定 价**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王国维(1877—1927)

# 目 录

- 第一章 一生须惜少年时/001**
- 一 出生与时代/001
  - 二 故乡的人,故乡的潮/003
  - 三 清寒家境传书香/006
  - 四 私塾·庭训·游戏/009
  - 五 笃志坟典,心向新学/013
  - 六 艰难备尝的科举考试/016
- 第二章 维新潮中露才学/020**
- 一 来到了《时务报》馆/020
  - 二 入读“东文学社”/023
  - 三 知遇罗振玉/027
  - 四 忧愤赋诗咏“变法”/031
  - 五 予固非匠石,而公则柅梓也/034
  - 六 学以致用攻英文/037
- 第三章 20世纪之初再抉择/041**
- 一 参加“出洋考试”/041
  - 二 书赠《咏史二十首》/043
  - 三 咏史图自强,加注斥排外/047
  - 四 试译《势力不灭论》与初介歌德《浮士德》/051
  - 五 题照别罗氏,悲欢世纪初/055
  - 六 留日忧国运,归来逢“变法”/058
- 第四章 迎来了“兴学热”/062**
- 一 “兴学热”中忙编译/062

二 辨哲学之惑,论教育宗旨	/065
三 就任通师教职,质疑张謇“废庙立学”	/069
四 《叔本华像赞》与《西洋伦理学史要》	/074
五 “独学”中的辉煌:《红楼梦评论》	/081
<b>第五章 邀游“教育世界”</b>	<b>/087</b>
一 主编《教育世界》	/087
二 礼赞孔子,推崇托翁	/092
三 译介“教育小说”,益以编者所闻见	/096
四 本“独立、自由”之精神,批驳张之洞“废哲读经”	/101
五 痛诋“平凡主义”,抨击“以官奖励学问”	/104
<b>第六章 从《人间词》到《人间词话》</b>	<b>/110</b>
一 沧浪亭畔寻诗去	/110
二 在学术反思中返读康德,为梁启超指“谬”	/113
三 做了“相国门生”	/119
四 在“官书坐位”中译刊名著,向辜鸿铭叫板	/123
五 你的词就叫“人间”吧!	/128
六 《人间词》的哲学意蕴	/133
七 《人间词话》的写作与问世	/141
八 文论的明珠,不朽的经典	/144
<b>第七章 在“学学山海居”里耕耘</b>	<b>/150</b>
一 北京安家	/150
二 “学术转向”中的第一著:《戏曲考原》	/154
三 “学学山海居”里的奠基作:《曲录》	/158
四 学术遗迹:“词山”“曲海”间的几项耕耘成果	/163
五 《宋元戏曲考》的写成及其开创性贡献	/170
<b>第八章 辛亥东渡</b>	<b>/176</b>
一 定计东渡,寓居京都	/176
二 咏史痛诋“狐媚”术,辛亥风云蕴笔底	/179
三 《颐和园词》:封建王朝的最后挽歌	/187
四 攻究文史,发兴“温经”	/195
五 以新眼光论述国学,协同罗氏考释攻关	/199
六 新著迭出,硕果累累	/203
七 应约撰札记,艰难度岁月	/207

第九章	丙辰归国/212
一	新春佳节返上海/212
二	“包办”杂志，拒迁“哈园”/215
三	二考一论，轰动学界/221
四	面对新文化大潮/227
五	指导演习古礼，讲授《经学概论》/230
六	《观堂集林》背后的故事/235
第十章	“骑马”紫禁城/241
一	进了“南书房”/241
二	上书溥仪“论政学”/244
三	竭尽“愚忠”发抗议/248
四	煞费苦心撰“忠武碑文”/251
第十一章	清华园里欢与悲/260
一	清华研究院第一位到任导师/260
二	娓娓动听讲古史，老老实实说“不知”/264
三	长子英年之丧与挚友断交之痛/269
四	自沉昆明湖/274
五	自沉以后的遗响：遗书、遗折与遗墨/277
第十二章	沉痛的历史教训，不朽的学术业绩/284
一	巨大的社会反响/284
二	沉痛的历史教训/287
三	划时代的学术贡献/292
四	引领学术新路的不朽业绩/295
后记	/300

# 第一章 一生须惜少年时

大节勿污千载史，少时便尽百年身。

——陆游《自规》

## 一 出生与时代

王国维有词云：“一生须惜少年时，那能白首下书帷！”（《浣溪沙·草偃云低》）他的少年时代离我们已很遥远了，但回望他辉煌的学术业绩，却与我们如此贴近。

1877年12月3日，王国维出生于海宁盐官镇双仁巷的王氏旧宅。他自述，“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。”<sup>①</sup>丁丑是牛年，辰时为上午八九点钟。“苦觉秋风欺病骨，不堪宵梦续尘劳。”王国维《尘劳》诗里的这两句诗，倒颇合他的生辰八字：尘世劳碌开始之时，恰是他这头幼犊呱呱坠地之刻。

王国维初名国桢，字静庵，又字伯隅。他十六岁考秀才，名录上已写了“王国维（静庵）”。自此以后，他读书任事、著书立说，悉署此名、字。笔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。中国人文传统上通行的则是“号”。在王国维曾用之号里，以《人间词话》为标志的“人间”，与以《观堂集林》为标志的“观堂”，驰誉中外，辉映近现代中国文化学术史册。这当然是后话了。

王国维出生的这一年，是清光绪三年。三岁坐了龙廷的“维新”悲剧皇帝——光绪帝载湉，此时才六岁。继太平天国天京陷落（1864年）之后

<sup>①</sup> 王国维《致罗振玉》，《王国维全集·书信》（以下简称《书信》）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300页。

出现的所谓“同治中兴”，随短命的同治帝猝死而告结束；被王国维称为“五十年间天下母”的西太后叶赫·那拉氏，其时正怀抱着这位在“狂风怒号，沙土飞扬”的“夜间极冷”<sup>①</sup>中迎进宫禁“入承大统”的“嗣皇帝”，“垂帘”操持国政……



王国维塑像

然而，在历史的视野里，王国维生当帝制向共和转型的大时代。传统要光大，学术要发展，文化要创新。在此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造就继往开来、承先启后的巨匠大师，王国维是其中之一。

与同时代学者相比，王国维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算是搭上了“末班车”。不过，梁启超只在其学术史结尾对他的戏曲史研究扫了一笔<sup>②</sup>，因为他的新史学开山业绩胥出于“共和”之后；钱穆则将他与“共和”前的“并世译才数严林”的严复、林纾，自称“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”的梁启超与被梁氏称为“过渡人物”的康有为，以及生前即享“国学大师”盛誉的章太炎诸人一道，列入了学术史“附表”<sup>③</sup>。

为此，有必要将直接或间接与王国维的学业相关之人物，以其出生先后，列举如下：

属于年长者：王国维出生时，沈曾植（1850—1922）二十七岁，林纾（1852—1924）二十五岁，严复（1853—1927）二十四岁，康有为（1858—1927）十九岁，况周颐（1859—1926）十八岁，汪康年（1860—1911）十七岁，罗振玉（1866—1940）十一岁，刘鹗（1867—1909）十岁，蔡元培

① [英]濮兰德、白克浩司《慈禧外纪》，转引孙孝恩、丁琪《光绪传》，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21页。

② 参见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十五《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（三）》十一《乐曲学》。

③ 参见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下册《附表》。按，《附表》起自明神宗万历元年（1573），迄于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于政治思想、文化学术人物，罗列甚众，惟取舍似未尽允洽。例如，表中列有袁世凯，漏孙中山；有王懿荣，遗刘鹗；既以辛亥（1911）为断，则此前出生之鲁迅、胡适等，亦不当遗而不录，等等。

(1868—1940)九岁，章太炎(1869—1936)八岁，梁启超(1873—1929)四岁。

属于较后者：王国维长于鲁迅(1881—1936)四岁，长于陈寅恪(1890—1969)十七岁，长于胡适(1891—1962)十六岁，长于郭沫若(1892—1978)十五岁。

从出生与时代来看，中国的近代史是以“维新的先驱”（蒋廷黻语）林则徐厉行禁烟、爆发“鸦片战争”的1840年揭开序幕。岁月已逝，光华犹在。我们以此为大背景，就可以看到20世纪到来之前，王国维出生前后，是19世纪“50后”到“70后”的学者梯次相接，构成了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的“人才链”；进入20世纪，继“70后”的王国维而“各领风骚”的文化学术人物，就不能不是兼备中西之学的19世纪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了。

思往鉴来，奋发啊！

## 二 故乡的人，故乡的潮

王国维的故乡海宁，位于钱塘江北岸，古称海昌，于东汉建安五年（200年）开始建县<sup>①</sup>；其治所，就是王国维的生身之地盐官，它在《越绝书》《汉书·地理志》等古籍中早有记载，是浙江的历史名镇，而今更是闻名中外的观潮胜地。

“千古海昌佳绝地”。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，海宁名人辈出。除了王氏旧宅所在地“双仁巷”之“双仁”——以志节见重于史的唐代书法大家颜真卿及其从兄颜杲卿之外；譬如，居于海宁历史名人榜之首的干宝，按照鲁迅所述，“晋中兴后置史官，宝始以著作郎领国史”，“著《晋纪》二十卷，时称良史”<sup>②</sup>。看来，干宝是在东西晋之交，所谓“永嘉南渡”到了海宁，并且以“良史”之笔写出了“鬼神志怪”故事，“神仙灵异”人物的《搜神记》。要讲“魔幻小说”，他堪称鼻祖。

又如，备受黄宗羲推重的史学家谈迁(1594—1657)，家境贫寒，以佣书为生。他生当明末清初，身微不忘故国，从二十七岁开始，惨淡经营二

<sup>①</sup> 据陈伯良《海宁文史备考》(2005年刊本)所载《海宁地名简表》；下述“海宁潮”等若干史料，亦出此书，不复注明。

<sup>②</sup> 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《鲁迅全集》第九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45页。

十餘載，“六易其稿，汇成百卷”，独力写成了四百余万字的编年体明史《国榷》。初稿甫成，家中遭窃。他身无长物，就这部书稿，却被梁上君子尽数窃走了。黄宗羲为他写传，感叹他此时“家徒四壁立”，但著史报国之志不为所动。以五十三岁之年，坚韧不拔的毅力，重头开始，发愤再写《国榷》；稿成，又走京师、访故旧，不断补充、修订，终于在他去世前一年，六十三岁时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。

我们常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丰厚的人文资源，则是哺育一方人文的必要条件。在王国维先后期的海宁籍文化名人中，其先者如曾任中国第一所外国语专门学校“京师同文馆”天文算学总教习的李善兰（1811—1882），他是一位被誉为“合中西之各术，绍古圣之心传”（美国丁韪良语），以其著译为近代科学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<sup>①</sup>；其后者则如曾赴美留学的“新月派”诗人徐志摩（1897—1931），他作为“现代布尔乔亚的代表诗人”（茅盾语），给中国新诗之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，而他那首《再别康桥》诗里的“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”，与王国维词中之“更那堪此夜西楼梦，摘得星辰满袖行”（《鹧鸪天·列炬归来》），一“载”一“摘”，其“意”其“境”，竟如此相通<sup>②</sup>……

当然，人文之外，还有独具特色的“天下奇观海宁潮”，及由此形成的

“潮文化”。那沿钱塘江岸构筑的捍海石塘，被誉为堪与长城、运河比美的水利工程；那北宋年间编制的钱塘江《四时候潮图》，曾被李约瑟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专章论述，其问世比欧洲最早的《伦敦桥涨潮志》（1215年）还要早一个半世纪；还有那耸立于盐官镇江堤畔的“观潮亭”，曾在袁世凯称帝破产、共和政制恢复的当年八月十八日（1916年9月15日）观潮节，迎来了孙中山莅临观潮并亲题“猛进如潮”；而

逆 荘 萬 世 界 潮 流 浩 浩  
之 荊 荊 順 之 流 勝 勝  
則 止 止 則 勝 勝 勝  
亡 亡 亡 亡 亡 亡 亡  
孫 文 領

孙中山的咏潮题词

<sup>①</sup> 李善兰先后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欧几里得《几何原本》后九卷、侯失勒《谈天》；又与英人艾约瑟合译英国物理学家胡威立《重学》二十卷，等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陈鸿祥著《王国维与文学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，第80—82页。

自汉初枚乘《七发》赞叹“状如奔马”、“声如雷鼓”，“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”的涌潮以来，一代又一代诗人、学者来钱塘江观潮赋诗写下的名篇绝唱，真是举不胜举。

但是，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可不注意潮灾之可怕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文化是软环境，潮水却是硬环境。“海宁”即寓祈求海潮安宁之意。自唐代至明清的咏潮诗里，屡有“临海人家万户，漂流不见一人还”；“鱼鳖寻常游巷市，蛟螭顷刻变山川”。潮患给包括海宁在内的沿江各地带来了“门前成巨浸，屋里纳奔湍”；“亭户千家哭，沙田比岁荒”的深重灾难；人们只能对天浩叹，“东海若知明主意，应教斥卤变桑田”。坐落在盐官镇大东门内的海神庙，就是清雍正十年（1732年），朝廷“特发内帑金十万两，刺督臣李卫度地鸠工”建造的。庙甚宏伟壮观，于今更成了观潮的重要景点。庙内供奉着二十一尊伟岸的海神，最高大显耀的一尊是伍子胥。他怎会做了“海神”？原来，吴越相争，伍子胥被屡谏不听的吴王夫差赐剑以死，并“盛以鸱革，浮之江中”；徒有一腔忠愤的伍子胥临终发誓：“吾当朝暮乘潮，以观吴之败！”于是，在“雷奔电走百馀里”的钱江涌潮中，“时有见子胥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，因立庙以祠焉”。<sup>①</sup> 伍子胥就这样被请进海神庙，以祈求他的忠魂来保佑一方安宁。

王国维是在“早潮才落晚潮来，惊涛日夜两翻覆”的钱塘潮声中长大的。故乡的人，故乡的潮，令他眷恋难忘。抱愤而终，素车白马，伍子胥的忠魂随江潮冉冉而来了，并且被他写进了咏潮词。其一，《蝶恋花》：

辛苦钱塘江上水。日日西流，日日东趋海。两岸越山湧洞里，  
可能销得英雄气？

说与江潮应不至。潮落潮生，几换人间世。千载荒台麋鹿死，  
灵胥抱愤终何是！

其二，《虞美人》：

杜鹃千里啼春晚，故园春心断。海门空阔月皑皑，依旧素车白

---

<sup>①</sup> 据《太平广记》卷二九一《伍子胥》引《钱塘志》。

马夜潮来。

山川城郭都非故，恩怨须臾误。人间孤愤最难平，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。

词中“两岸越山濒洞里”与“海门空阔月皑皑”，其地望相同，都是指处于龛、赭两山间的海门（其北岸即海宁）。由于江流迁徙，观潮的“佳绝处”由唐宋时的钱塘，逐步改至海门，后来更东移到了盐官。王国维幼时，父亲乃誉公还曾携着他往海门观潮哩！

### 三 清寒家境传书香

在与王国维先后期的晚清学人中，有一个近似之处。就是多半出寒门。

但近似中又有差异。就王国维而言，追溯原籍开封的远祖，在北宋“四世以武功显，三世死国难”；其中最为忠烈者，则是北宋末年，“靖康之难”中殉国的王稟。遗憾的是，《宋史》未列其传。辛亥革命以后，王国维怀古伤今，为彰显“靖康之局之所以得支一年者，公延之也”的王稟之“勋绩忠烈”，特查考史志，为之补传<sup>①</sup>，说，王稟驻守太原城，“处无望之地，用必死之兵”，在与金兵巷战中粮尽援绝，身负重创十数处，最后偕同其子王荀，怀抱太原庙中太宗御容，赴汾水而死。高宗南渡，追封王稟安化郡王，谥“忠壮”；赐其子王荀右武大夫、恩州刺史；并召见其孙王沆，传旨在直隶临安（今杭州）之海昌城（即盐官）建造“安化坊”；绍兴六年（1136年）又诏赐建康田十顷、银五百两，以旌其功。王氏遂成海宁“巨族”。

然而，“穷不出五服，富不过三世”。武将世家的王沆，凭着世袭的“安化王爵”，做起了诗酒为乐的“儒仙”。到了南宋以后，明清之际，家道中落，如王国维所说：

<sup>①</sup> 《补家谱忠壮公传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二十二，《王国维遗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遗书》）第四册。

自宋之亡，我王氏失其职，世为农商，以迄于府君。<sup>①</sup>

“府君”即王乃誉，自称“安化郡王三十二世孙”。中国的家族制度是凭着祠堂香火维系的，王乃誉曾在日记里按照“祠堂神主”，录举了自北宋以来列祖列宗的世系。据王国维回忆，他儿时还曾见过秋季祭祖，阖族老少去“安化王祠”焚香祭祀散发的祭单。

说到“安化王祠”，还有个插曲。笔者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，从清刻黄宗羲遗集中意外地发现了其子黄百家撰的《宋安化王祠碑》。黄宗羲是著名的抗清志士，又是与顾炎武齐名的“清学”开山，曾数次抵海宁访友讲学，与海宁籍学者陈确（乾初）等商磋学术。他首访海宁在清康熙五年（1666 年）<sup>②</sup>。其时，这位少年即位的圣祖皇帝正意气风发，决意昭彰前代忠烈以启其励精图治之伟业；而海宁州官则闻风而动，鉴于海宁城（盐官）东的王氏宗祠“浸淫岁月”、“风雨飘摇”，乃应王氏裔孙请求，“鸠工庇材，乐成其美”。黄百家的这篇碑文，正是他随父初至海宁时，为修葺一新的“安化王祠”撰的。他缅怀先贤，记述了安化王祠的由来，寄托了对王稟父子忠节烈行的敬仰，实在也可以视为黄氏父子在海宁与前明诸老砥砺志节的活动之一<sup>③</sup>。他们当然不会想到，二百数十年之后，从“我王氏失其职”的后裔里出了其成就足以度越“前清诸老”的王国维这样一位学术大师！

那么，到了王国维的父辈，家境又是怎样呢？据王国维记述，父亲乃誉公“少贫甚”，又值“洪杨之乱”（太平天国革命）。十三岁（1860 年）那年，逃难到了上海。王国维的曾祖父、祖父，均在逃难中客死上海。王乃誉一贫如洗，只能向亲友借贷给两位老人收殓，并进了杂货铺当学徒；战乱过后，才随同杂货铺返回海宁，嗣后又投奔了一位在江苏溧阳做县令的亲戚，弃商为吏，生活趋于稳定，并有了较好的成就学业的条件。按照

<sup>①</sup> 王国维佚文《先太学君行状》（1906 年）。以下述王乃誉生平出此《行状》者，不再注明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附表》，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，第 808 页。

<sup>③</sup> 《宋安化王祠碑》，黄宗羲《南雷集》附录《学箕初稿》卷二。

王国维自述，“余家在海宁，故中人产也。一岁所入，略足以给衣食”。<sup>①</sup>这大致是他出生时的家境。后来，他女儿王东明追述这段家史，说，“我家原属小康，洪秀全、杨秀清之乱，遭遇变故，仅乘薄田二十来亩，老屋一幢，祖父乃誉公游幕各方，仅得糊口。”<sup>②</sup>所谓“游幕”，就是做县衙里的“师爷”（幕僚）。有的学者说王乃誉是“小官僚”，看来不尽确切。尤其是中年以后，乃誉公辞了县衙差使，只能居家搞点字画、文物鉴定之类“副业”，赖以“给衣食”者，主要是祖传的那二十来亩田产。据我们查访，旧时米珠薪桂，稻谷产量不高。江浙一带富庶之地，正常年景亩收租子合粳米五斗（每斗十六斤）；二十亩“一年所入”，约计租米十石（每石十斗），这应该是“仅得糊口”的基本来源了。所以，直至20世纪20年代初，王国维在与长子潜明的通信中时有道及家乡风雨年景，说到秋旱，则谓“农田望泽极殷”，“如日内能得雨，则江浙两省尚可望丰年也。”<sup>③</sup>等等，其口吻不啻老农耳。

不过，话得说回来。虽然家境清寒，综观王乃誉一生（1847—1906），却不失为承传书香的儒雅君子。他字与言，号纯斋，改号承宰、娱庐。早年帮人经商之余，攻读诗古文辞，研习书画篆刻，可算“亦商亦儒”；壮年借“游幕”之便，足迹遍及苏杭各地，交结学者，寻访大江南北名门望族所藏书画文物，学业大进，应属“亦吏亦儒”，尤其热衷于宋、元、明、清书画及金石器物的蒐集研究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金石学家、书画鉴赏家，诗文造诣亦甚深。王国维在他逝世时写的《行述》中感叹：

呜呼！君子孤贫之中，闇闇之内，克自树立。其所成就，虽古人无以远过，而年不跻于中寿，名不出乡里，是亦可哀也已！

很明显，王乃誉无学历，无名位，完全是在贫困中苦学成才。他除了攻究褚（遂良）、米（芾）、董（其昌）诸家书法，广习历代画技以外，还撰写了一批考证文物、论述书画的专著，如《游目录》《古钱考》《画衍》《题画

<sup>①</sup> 王国维《三十自序》一，《静庵文集续编》，《遗书》第五册（以下引《自序》，不另注明出处）。

<sup>②</sup> 王东明：《先严王国维给子女所铺的路》（1977年），据赠送笔者的打印稿。

<sup>③</sup> 《致王潜明》（1922年8月16日），《学术集林》卷十一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1月。

诗》，以及《娱庐诗集》等；特别是那部三十巨册、取名《娱庐随笔》，起自清光绪三年，迄于“易箦”（病逝）前一日，“三十年如一日”的日记，文史价值极高。从王国维出生到“三十而立”的成长足迹，与夫乃眷公本人在此三十年“世变”中的心迹，以及海宁风土名物等，皆可由日记中见之，故虽自谦所记多“细故”，实乃是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留下的珍贵历史文献，亟待王氏后人及其他学界同仁研发以为今用。

#### 四 私塾·庭训·游戏

这样看来，王国维少年时，有很好的家庭文化氛围，有知书饱学的父亲，这对他的读书成才非常重要。

在王氏家族中，王国维是长房长子。不幸的是，生母凌氏，在他三岁刚离襁褓时就过世了，留下一女一子，就是王国维及其胞姐蕴玉。

我们从《诗经》里就可以读到，“无父何怙，无母何恃”。（《小雅·蓼莪》）缺乏母爱的孩子是很可怜的，在所入仅是温饱的家庭里，当然不可能雇请专职奶妈，幼小的王国维只能交托祖姑母抚养。他自称“体素羸弱，性复忧郁”（《三十自序》一），实在与他自幼失母恃相关。王国维后来主编《教育世界》杂志，十分关注幼儿教育，亲自译述《叔本华的遗传说》，并写《书后》列举孟子所以成圣贤，由于有贤母；曾国藩兄弟所以有“刚毅性格”，亦得自母教；他还专门撰文介绍“老夫少妻型”的歌德父母，说，老成的父亲是位法律学家，教子苛严，执意要养成歌德果敢之性；而年轻美丽的母亲则温柔活泼，爱抚之外，更以各种富有想像的童话故事开启歌德的智慧。字里行间表露了王国维十分向往歌德有一位“容止娴雅，饶于艺术之趣味”的贤母，称赞歌德“诗才之高，寓言之妙，想像力之丰富，谓非传自乃母，安可得乎？”<sup>①</sup>

不过，王国维虽失恃，却有怙，有一位严而不失其慈，传统而又开明的父亲。旧称父教为“庭训”。他的父亲王乃眷则将私塾与庭训较好地结合了起来。

七岁（实龄六岁）那年，王国维进了私塾，由一位名叫潘绶昌（字紫

<sup>①</sup> 《格代之家庭》（上），《教育世界》第80号，甲辰六月下旬（1904年8月）。

贵)的老先生发蒙教读,无非是三(《三字经》)、百(《百家姓》)、千(《千字文》),“四书”白文(即不加注释的读本)之类。这样读了四年,相当于后来的小学。

十一岁(1887年),王国维到了“习举子业”的年龄。他随全家从城内双仁巷旧宅迁入城西南的周家兜新居。这就是现已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“王国维故居”。当时,乃眷公以他经商,游幕,积攒了半辈子的银两营造,砖木结构,坐北朝南,前为平房,后进楼房,中有天井,是一座颇具江南特色的庭院,且出门不远就可以上江堤观潮。虽说不上“大宅门”,却也达到了小康居住水平。



海宁盐官镇当年故居



海宁盐官镇现故居

迁入新居后,王国维改入了离周家兜不远处的一家私塾。这是乃眷公亲自为他择定的。塾师陈寿田,是李善兰的学生。他曾以庠生(秀才)的资格就读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(即京师同文馆),肄业以后返家设馆授徒,讲授的也还是应举必须的“四书”“五经”,旁及《左传》《通鉴》、诗古文辞,以及教作“时文”“八股”(即所谓“制艺”),等等。王国维回忆这段读书生活,特别怀念从私塾放学回家以后的课外阅读,说:

家有书五六筐,除《十三经注疏》为儿时不喜外,其馀晚自塾归,每泛览焉。(《三十自序》一)

这是很值得注意的,说明王国维并非像后人揣测的那样,十来岁就“熟读《四书》《五经》”,而不问其他。相反,王国维虽被誉为“国学大师”、“新经济学家”,但却坦然承认,他儿时最不喜的恰恰是列入《十三经》的这些儒家经典!而王氏祖辈数代“国学生”,藏有五六箱书,乃在情理之中;他一生“惟